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臺分手 雁門合鏡給事班師

話說鶴仙也沒同胞兄弟，只有個族兄，名喬齡，字芝友，原是隴西寧遠衛守備。因公革職，此番進京捐復，路出蒲關。鶴仙逆計芝友出京之日，李夫人當已分娩，好教他護送前來。不想芝友到了太原，已不及見李夫人了。鶴仙得了此信，便差四個幹弁、兩個老家人，星夜趕至。淳懇癡珠替李夫人權厝後，挈阿寶兄妹西來。

癡珠因此決意三月初十回南，把所有書籍、古玩並一切衣裝，開了清單，悉給秋痕。此時秋痕，是領阿寶住在西院，當下將軍收過，瞧也不瞧。癡珠又將自己那幅小照，付給秋痕道：「這做你畫裏情郎吧！」秋痕噙著淚，一言不發。

阿寶平日，跟著李夫人呼癡珠為先生，看了秋痕情景，接著說道：「劉姑娘，你難道不和我先生一起走麼？我是要你和先生，同送我到舅舅衙門去。你不走，我便跟你住在這裏。祇是先生一人去找舅舅，沒你伺候，你也該不過意。」說著，便倚在秋痕懷裏淌淚。

兩人半晌無言，正是腸斷魂銷之際。給阿寶這一說，便各伏在几上，大慟起來。阿寶含著淚，東邊扯手袖，西邊牽衣襟，往來跑個不了。

此時院中鴉雀無聲，祇聽得客廳「嘩喇」一聲響，把兩人嚇得一跳，倒停住哭了。出來一看，原來是頂格年久，塌了一半，將個燕窠跌下，燕子紛飛叫噪。

正在詫異，忽見禿頭進來回道：「李狗頭帶車來接姑娘，說是他媽突患重病，叫姑娘即刻回家。」癡珠尚未答應，秋痕說道：「我那裏有媽！就是我的媽病，要我回去，也待得明日。」癡珠忙接著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。你對狗頭說，現在李少爺跟著姑娘，明日騙開李少爺，就給姑娘回家看病。」禿頭出去說了，狗頭沒法，祇得回去。

次日一早，李裁縫、狗頭領著跛腳，坐一輛車，便來門房和禿頭吵嚷，要接秋痕。禿頭道：「早哩！爺還沒有起來。這個地方，是你們說話的所在麼？」李裁縫嚷道：「奇呀！你們把我女兒佔了幾個月。如今他媽病了，也不給他口去看，到底是甚麼意思？」穆升不待說完，便搶上前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誰佔你的女兒？」狗頭冷笑道：「你問那姓章的！」

禿頭怒氣沖天，忍耐不住，從狗頭背後一把揪住，罵道：「你這小忘八蛋，敢怎樣撒野！」狗頭剛把手來抓禿頭，卻被林喜帶勸帶笑，將狗頭兩隻手繫住，給禿頭連刷了五個嘴巴。李裁縫氣極，將頭向穆升撞來，卻被穆升抓住，罵道：「禽不死的老東西，要和我拚命麼？賞你一個死！」便將手一掀，摔出門來。

這裏看門聽差和廚下打雜人等，都一齊跑來。拉的拉，勸的勸。嚇得跛腳手足打戰，那李裁縫便倒地，號啕哭起冤來。狗頭祇是尋人廝打，卻被大家按住手。池、蕭兩人也起來。

癡珠、秋痕在睡夢中，聽得外面吵鬧，不知何事。叫人又不見一個，祇得披衣出來。剛走到月亮門，遇著廚子天福，是個急舌，說話不大分明，說是「爺們和呂家的人打架」。

數日前，汾神廟住了一個呂通判。穆升因他的馬常跑入西院，與他家人纔有口舌。因此錯聽了，就不出去招呼，祇叫天福傳諭穆升，不要多事，並喚他進來。

當下禿頭聽天福說喚，禿頭便先走了，穆升、林喜、李福也走了。李家父子曉得癡珠起來，便捨命跟著禿頭，闖入月亮門，大家都擋不住。

癡珠這會纔曉，是李家父子鬧事。聽得說的話，沒有一句不是撒賴，直氣得胸吭冤填，手足冰冷，在屋裏和秋痕默默相對。一會，竟嚷到西院客廳。秋痕憤極，抹了淚，挽好頭髮，包上繡帕。檢出癡珠一軸小照，藏在袖裏，向癡珠道：「你聽我的信！」癡珠淚眼盈盈，不能言語。

秋痕早跑出客廳道：「你們鬧甚麼？你們不過是要我回去，走吧！」此時心印、池、蕭都在一邊，做好做呆的勸。瞥見秋痕出來發話，倒覺一跳。跛腳迎上前來，秋痕向阿寶老嫗道：「少爺沒有醒，醒了你好好騙他回去。」又向心印、池、蕭道：「往後大家替我寬慰癡珠，我做鬼就忘不了！」又向李裁縫道：「要我回家，犯不著鬧出這種樣兒，叫人笑話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扶著跛腳走了。

李家父子見秋痕出來，理早短了。而且此來，祇怕秋痕不肯回去。如今秋痕已走，趁著池、蕭一人拉一個，也就出來，跟著車去了。祇癡珠、秋痕七個月交情，從此分手，便永無見面之期，說來也自可傷！

當下軟癱在窗下彌勒榻上，心印、池、蕭勸解一會，癡珠歎口氣道：「祇這十二日緣分，也不許完滿！」於是大家議論：李家今日如許決裂，是何緣故？都想不出道理。

後來蕭、池兩人探得是錢同秀、卜長俊、夏旒、胡耆四人佈的謠言，說是癡珠要帶秋痕回南。其實癡珠是拚個生離，秋痕是拚個死別。再不想四人，做出這種謠言，恰中牛氏心病。所以今天，鬧出這一段散局。

看官記著：癡珠、秋痕散局這一天，卻為荷生、采秋進城之前一日。荷生是二月初六日午刻，到了雁門關。初七日，檄顏副將帶兵二百名，由馬邑偏關，西出紅門口。檄林總兵帶兵二百名，由平魯朔平，北出殺虎口。密令二將，於口外炮臺瞭臺，多張旗幟，一路傳單諭帖，俱聲言是帶五千名兵。

先是，關外各口汛官奉到大營嚴檄。已經將炮臺溝壘，一例修整；瞭臺探望，一例添人。如今即飭兩將一路查勘。

十一日，紫滄至關。荷生便同紫滄帶兵出關，駐紮廣武故城，等候消息。

十二日，大營接到三邊總制五百里咨文，說是逆回業自解散；首犯數名，亦已擒獲梟斬；是日飛札韓給事班師。

十四日，荷生得信，一面人關，一面檄顏、林二將撤兵。

紫滄先回州城，同地方官商議，趕於花朝替荷生迎采秋歸於行館。十一一早，差員往接荷生。

十六黃昏吉時，州裏備一座藍呢四轎，轎杠加兩道紅彩，轎頂結個彩鳳，下垂四角彩結。四員營弁，步行護轎。轎前是二十對紅紗宮燈，四對提爐，一部細樂。轎後是八名銀鞍駿馬的家丁，前往東巷。紅豆、香雪一身艷服，扶著採秋宮衣宮裙上轎。

荷生就行館中設祖先香案，引采秋行禮。紫滄教青萍，於寢室排兩張公座。紅豆、香雪護侍采秋，謁見荷生。是夕，行館燈彩輝煌，管弦雜沓，春風溢座，喜氣盈闌，不用說了。

但采秋遠別父母。荷生回憶山妻，遙憐秦女，觸目動心。欣喜之中，終不免有些傷感。倒是旁觀覺得才子佳人，如此圓全美滿，真個福慧雙修，一時無兩。

軍中大宴三日，傳令顏、林二將帶兵先行。紫滄也於是日起身。

二十六日，荷生、采秋雙雙言歸。先是駐紮代州，得了癡珠來信，述及近事。荷生歎道：「癡珠真是晦氣！」采秋道：「癡珠還怕有甚麼大不好。」遂將前夢告訴荷生。荷生也為詫異，因笑說道：「瑜、亮本來是一時無兩呢。」

紫滄及顏、林二將，先於二十七到了并州。索安等管押采秋妝奩箱籠，於二十八也到并州。地方官為著荷生，是九重特達之知，後來地位難於限量。此番辦的差事，雖照著小欵差章程，卻件件加倍討好。

柳巷行館，鋪陳供給，都照大營。荷生私事，全託紫滄、愛山領著賈忠等照管，公事便交給羽侯、燕卿兼辦。

二十九已刻，青萍領著四員營弁。護衛采秋、紅豆、香雪一乘四轎、兩乘小轎，先進了城。荷生帶著幾個新來的跟班，一路酬應迎接官員，直遲至未正，纔進行館。接著，又是經略來拜請會，兩人敘話，直至黃昏。通省官員這一天便都不及見了。

次日一早，接見曹節度後，就出門回拜了經略、節度及大營辦事諸幕友。便來秋華堂，看視癡珠。

癡珠雖曉得荷生班師，即日可到。但昨天一早，被那狗頭父子吵鬧，與秋痕撒了手。接著，又是阿寶醒來不見秋痕，哭得癡珠肝腸寸斷。大家好容易哄住阿寶的哭，回縣前街去了。癡珠顧影雪涕，骨立形銷。

第三日早起，荷生打大營前來，慰問癡珠，便詢秋痕。癡珠黯然不能答應，倒是禿頭回明。荷生歎口氣道：「我早料有此散局！」癡珠也歎口氣道：「再休說起。」就把鶴仙的信，給荷生瞧，便說道：「我送阿寶兄妹到蒲關，即由河南回南。」荷生瞧了信，說道：「蒲關祇隔十一二天的路，不算甚麼。南邊的路，現在文報兩三個月不通，你怎麼走得？而且你這樣單薄身子。」

癡珠不待說完，截住道：「我是走得到那裏，就死在那裏，也算是走了！不然，還留在并州城養病，有此理麼？」荷生道：「你不要急，再作商量。」隨站起身道：「我今日初到，百凡沒有頭緒。」簾外跟班傳呼伺候，癡珠接著道：「我初十是準走呢。」荷生眼皮一紅，便匆匆去了。正是：

東歌西哭，一喜一憂；
莫非命也，誰怨誰尤。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